

「不來梅州」的誤會

網上看到某博覽會的招牌，寫着「德國不來梅州企業展台」。梅州市民氣了：為什麼德國企業偏偏不來我們梅州市？還有本書《無線電法國別研究》，法國人也不高興：為什麼不讓我們法國研究無線電？

當然這只是笑話。但是，展台和書，都是真實存在的。只不過容易產生歧義，所以引發了調侃。「不來梅州」是德國的港口城市，跟廣東的梅州市並無瓜葛。而「無線電法國別研究」，是對各國在無線電方面的法律，按國別進行研究，並不排斥法國。

這類巧合的歧義，也反映了翻譯領域的一個問題。對地名、人名等專有名詞的翻譯，應盡量避免使用常用字眼，尤其是動詞、副詞，及固定詞組。如「不」和「來」，都是常用漢字，「不來梅州」便易誤會。若譯為「布萊梅」，就可避免。

印度城市Pondicherry，曾是法國殖民地，譯為「本地治里」，以前還曾譯為「本地治理」。雖是音譯，但「本地」「治理」都是中文固有詞組。連在一起，很不像一個地名，極易被淹沒在上下文，讓整句話產生歧義。如「法國不得不放棄本地治理」，對歷史不太了解的人，就會誤認為是法國改變了管治模式。

但翻譯又有一條規則，就是「約定俗成」，「定名不咎」。沿用已久、已廣為接受的譯名，不再改動。如塔吉克斯坦城市「苦蓋」，按漢字字面意思並不討喜，但相沿數百年，就不必像北京的「苦水井」更名「福經境」那樣去雅化。

如今有些譯作，把約定俗成的地名、人名重新翻譯。前些天就看到一本小說，將印度城市「果阿」改譯為「果亞」。這本無必要。凡出現此類無關痛癢的改譯，翻譯水平就要打個折扣。這跟那些抄襲拼湊的論文，在字詞上動手腳，以躲避「查重」，伎倆是差不多的。



大學「黑客」

在美國，找到好工作一定需要有個「熱門」專業嗎？兩位高教界的內行人士，Ned Scott Laff 和 Scott Carlson 批評大學的專業課程缺乏連貫性、實用性，學生最後獲得的不過是「空洞學位」，無法找到合適的工作，更別說追求人生意義了。在新著《入侵大學》(Hacking College) 中，他們提倡運用「黑客」方法實現大學教育的真正價值。

兩位作者認為，專業並不重要，關鍵在於大學生如何設計自己的「學習領域」。具體來說，首先要發掘自己真正感興趣的知性問題和事業方向。一般可以從一個自己關注的、十分重要但又非常棘手的「惡劣問題」開始，接着研究解決問題的多種角度及其牽涉到的「隱藏的就業市場」。然後搜索校園裏具備相關資質和興趣的教授、員工，在此基礎上發展、建立人脈，積累社會和文化資本，最終獲得事業和人生的成功。書中對教授和大學就業顧問都不以為然，認為前者指導學生就業不專業、不敬業，因為他們的業績和發表研究成果直接掛鉤，指導學生無關緊要，而且他們從未像學生那樣找過工作。後者則眼界狹隘，人云亦云，忽略了很多關鍵、隱蔽的線索。書中也提到很多例子，如外語或藝術專業的學生如何通過「黑客」手段實現「逆襲」，獲得他人艷羨的崗位。

作者初衷是好的，建議也有可取之處，但真要實行恐難上加難。大學由來已久的結構體制、美國政府壓制高教發展的文化氛圍乃至社會整體的階級固化都是障礙。據說美國百分之七十的工作招聘時不打廣告，百分之八十五的崗位都是通過人脈關係獲得。看樣子，打破上層階級對資源的壟斷才是關鍵。



逢周一、五見報

人到中年，忽然感到了生命的厚度。偶遇一個熟人，閒談幾句，回想初次見面的場景，才發現相識竟已十年。收拾書櫃，翻出一本早已忘記其存在的舊書，翻開封面，上面寫着購買的時間、地點。原來，這本書雖只讀了一遍，卻在書櫃裏靜靜陪伴我二十年。十年，三千六百五十二天，二十年，七千三百零五天，多麼漫長的時間，在中年的節點上回望，似乎只是一瞬。而從這一望到一瞬的距離，成就了中年的厚度。

小時候，我喜歡用一種極薄的紙覆在連環畫上，描紅一樣摹下水滸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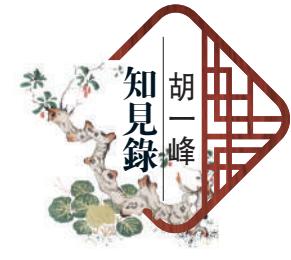
漢或者《西遊記》裏的青獅白象大鵬妖。描完一張就放在一邊，開始恍若無物，慢慢就積累了一厚沓，摹在上面的人物重疊在一起，先是奇形怪狀，繼而模糊不清，終於和普通厚紙一般無二。人生也是一樣，一年、兩年、三年……像一頁頁薄紙堆起來，一點點變成厚紙，曾經鮮活的場景漸而模糊不清。機緣湊巧，揭翻一頁，才發現那些場景原來已是很多年前的事了，不知幾時，場景裏的自己已被自己忘記。

中年之厚，緣於時間的公平。我們經歷的一切，歡快的、痛苦的、辛

酸的、舒暢的、苟且的、浮誇的、跳躍着過的、躊躇着過的、掙扎着過的，在時間之河裏沖刷、淘洗、沉澱，終變成生命裏那一點點厚度，卻也是這點厚度，給了歇腳的停留處、前行的起步點。

正是仗着這點厚度，我們得到自省的空間，也才有了接納的力量。世間有很多種力量，接納是最重要的一種，它既需要智慧，更需要勇氣。中年是個岔路口、拐彎角，或許也是中轉站。過去，現在，未來，匯流於此；自己，別人，世界，疊合於此。接納過去，即便有些不

快；接納現在，即便有些不甘；接納未來，即便有些不解。接納舊的，才明白新之必然；接納新的，才懂得舊之所以。接納別人，別人成為自己的鏡子；接納自己，自己成為世界的路標。



逢周一、三、五見報

《帽力的快樂與驚嚇》

秋冬一到，我便開始翻箱倒櫃尋找舊物。最先浮上手的不會是圍巾，也不是手套，而是一頂又一頂的毛帽。帽子在我這裏永遠太多，毛帽、鴨舌帽、漁夫帽，甚至那些一年只戴兩次、卻偏偏捨不得丟棄的怪帽子。

每頂帽子都有自己的性格，而我恰恰有種軟弱，總願意為它們留下位置。翻着翻着，我忽然想起一個故事：阿根廷作家馬丁內斯的《帽力的快樂與驚嚇》。

故事的主人翁只不過是到稅務所補交一筆遲了二十天的稅。按理說再尋常不過，卻被馬丁內斯寫成一個荒誕又尖銳的情節。那排長得看不見盡

頭的隊伍末端，坐着一名滿臉橫肉、渾身長毛的職員，蓋章時像砸石頭，處理公務時彷彿在發洩私怨。就在這沉悶又壓迫的空氣中，主人翁注意到一位姑娘，並非因為她漂亮，而是因為她戴着一頂不合時宜，卻又格外醒目的帽子。

帽子，正是故事的轉捩點。主人翁只因多看了幾眼，驀地發現所有人都在怒視自己。憤怒、敵意、無聲的指控像潮水般逼近。他以為自己衣衫不整、髮型亂了，卻怎麼也找不出原因。最後，填表處的小老頭悄悄告訴他一句最關鍵的話：「你得戴上帽子。」

原來，在這個空間裏，不戴帽子是大逆不道。老頭隨即從桌底變戲法似的端出一整座「帽子塔」供他挑選。主人翁選了一頂墨綠色毛呢帽，帽子一戴上，所有敵視立刻煙消雲散。

更荒謬的，是接下來的「帽力」。戴上帽子後，他與那位帽子姑娘之間竟產生了一種奇異的吸引，不是情愛，而是由帽子本身推動的默契。姑娘看他的眼神帶着敬意，他聽她談星座、談命運，雖然覺得她俗氣，帽子卻讓這份俗氣蒙上一層可愛的幻光。

故事結尾自然還有一個反轉，但

主題其實已經明明白白：人與人的吸引，到底源自本人，還是源自彼此頭上那頂「帽子」？看着滿屋那些被我買回來卻很少戴的帽子，我忽然覺得好笑，或許，我也一直活在自己的「帽力」之中。



逢周一、五見報

可否靜下來

一個名字挺詩意的地方：半月灣。

半月灣是橋咀島上的泳灘，人少水清，需要乘私人渡船才可抵達。就算不游泳，泳灘附近也有草地、樹蔭、燒烤場，可以坐下享受清新的空氣與寧靜的郊野，讓身心「充電」後再遠足。於是，我們在可看海的石檻上坐下，放鬆地四處賞覽，還打算各自安靜默想，紓緩日常的壓力。

面前的景觀讓人心曠神怡，可惜身後卻傳來了震耳欲聾的歌聲。原來有三個遊客正在高聲播放流行音樂。

他們如影劇橋段般旁若無人，一邊大啖肉食，一邊完全沉醉於自製的狂熱音樂懷抱中。正在不遠處的我，白眼已翻到外太空，卻不想前去勸勸，怕惹麻煩，只好默默忍受。可笑是那些人正在播的，是歌詞內容充斥負面思想、生命控訴和滿腔忿怒的外語歌曲，不單與四周環境格格不入，也跟他們郊遊的活動氛圍大相逕庭，令人懷疑他們究竟懂不懂歌曲的含意，還是無知地以為自己正用有品味的方式在公眾地方偷得浮生。我的默想環節

泡湯了，唯有收拾行裝，早點開始遠足。想不到身邊來了三頭野豬，牠們正打算進燒烤場覓食，卻同樣忍受不了人類煞風景的煩音，只好跟我一樣，選擇頭也不回，靜靜地無奈離開。



逢周四、五見報

鎏金舞馬銜杯紋銀壺

歲月流轉，二〇二五年即將落幕，二〇二六年農曆馬年悄然臨近。本期《館藏擷英》聚焦與馬相關的文化瑰寶。陝西歷史博物館珍藏的「鎏金舞馬銜杯紋銀壺」（附圖），正是穿越千年的傳奇見證。它不僅形塑駿馬之姿，更承載了盛唐宮廷的狂歡與王朝興衰的印記。

這件銀壺引人注目的是其造型——並非中原傳統器物，而是模仿北方遊牧民族的皮囊壺。壺身扁圓飽滿，線條流暢，一端為豎筒壺口，覆蓮瓣式壺蓋由銀鏈與提樑相連，兼具草原豪邁與唐風包容。整器由一整塊

銀板錘揲成型，工藝精湛，壺腹兩面模壓出鎏金舞馬：駿馬口銜酒杯，頸繫飄帶，屈膝俯首，神態生動。

壺上舞馬並非尋常坐騎，而是唐代宮廷中特殊的「演員」——舞馬。唐玄宗酷愛舞馬，每年「千秋節」壽辰，數百舞馬身披錦繡，隨《傾杯樂》翩翩起舞，高潮時領頭舞馬口銜美酒，跪拜獻壽。唐代



宰相張說在詩詞《舞馬詞》中寫道：「屈膝銜杯赴節，傾心獻壽無疆」，生動描繪了這一盛景。

安史之亂後，舞馬隨宮廷命運飄零，部分流落民間，昔日榮光不再。正因如此，這件銀壺的價值早已超越藝術層面。

它見證了漢族與遊牧文化的融合，也映照出大唐由極盛走向衰落的歷史變遷。壺身上永遠獻壽的鎏金舞馬，彷彿凝結着一個王朝落幕的哀愁。

自一九七〇年出土以來，這件銀壺吸引無數觀眾駐足。作為禁止出境展覽的國寶，它靜靜陳列於陝西歷史博物館，等待每一位參觀者與之對話。



逢周五見報

《等待果陀》

貝克特於上世紀五十年代寫出《等待果陀》，果陀在故事中，只聞其名不見其人，他是誰或是什麼，一直眾說紛紛。有人因為其英文(Godot)讀起來像上帝，而有此合理猜想，劇中也有關於《聖經》的討論。但貝克特說，他用法文寫劇本，「果陀」是法語鞋子的俚語(Godillot、Godasse)。但難道等待「鞋子」就更有意思？還是說，Gogo等待一雙穿了不會痛的鞋子，是故事重點？

《等待果陀》一直在世界各地搬演，儘管不少觀眾看得一頭霧水，但各劇團各師各法，有的通過不同表演形式，希望令該劇看起來有趣一點。曾於法國學藝的鄧樹榮，最近也製作《等待果陀》，邀得林家棟、朱柏謙、蔡瀚億、倪秉郎參演，陣容叫人眼前一亮。鄧樹榮的《等待果陀》，沒有改頭換面，而是忠於原著，老老實實講故事，值得欣賞，也叫觀眾直面該劇的荒謬處境：Didi和Gogo在一個

虛無之境，每天原地踏步，徒勞地等待始終沒有出現的果陀。

在戲中缺席的，不只果陀，還有記憶。除了丟三落四的Gogo，主僕關係的波佐與樂克，還有果陀的牧童信差，都記不起曾經見過Didi和Gogo。記得一清二楚的，只有Didi(和觀眾)。新的一天彷彿便是Reset(儘管也有一點點差異)，一切重新開始。這不就像某些科幻作品的設定，大家困在程式設計師開什麼玩笑的時間輪迴裏嗎？但Didi是唯一一個發現有Bug的人，其他卻一無所知，或視若無睹。或許Didi也是一個Bug，如果在《等待果陀》的世界裏，真的有全能的設計師？



逢周五見報

拒收之後的生命拷問

近日，河北邢台威縣一處快遞站旁發生大量幼犬、幼貓被遺棄事件，部分幼寵因飢寒與脫水死亡，畫面令人痛心。經調查得知，這批幼寵因未辦理動物檢疫證明，不符合活體運輸相關規定，被快遞站依法拒絕收寄。然而，發貨商家非但沒有承擔起應有責任，反而選擇將這些生命直接遺棄在站點附近，暴露出部分寵物交易環節中對生命的漠視。

幼犬幼貓本就處於極為脆弱的生命階段，幾乎不具備自主生存能力。商家為降低成本、追求效率，將活生生的生命當作可以隨意處置的商品，一旦運輸受阻便「棄之如敝屣」，其行為不僅缺乏基本的道德底線，更涉嫌違法。

從另一個角度看，此次事件中快遞站嚴格依照規定拒絕收寄不符合運輸標準的活體，恰恰體現了行業規範正在逐步落地。這種「守規矩」的行為本應得到肯定，卻反襯出部分商家仍抱有僥倖心

理，試圖繞開監管、鑽制度空子。一守一棄之間，既呈現出治理進步的希望，也暴露出實中的突出短板。

近年來，寵物線上交易、跨區域運輸成為常態。但任何產業的發展，都不能以犧牲生命為代價。治理此類亂象，必須壓實各方責任：商家必須依法辦理檢疫，選擇合規運輸方式；電商平台要嚴格審核寵物銷售資質，杜絕「無證交易」；快遞企業需堅守收寄底線，防止違規流通；監管部門則應打通信息壁壘，實現來源、去向、運輸全程可追溯。讓每一條生命都不被隨意拋棄，推動寵物經濟走向更加健康、理性與文明的未來。



逢周五見報



逢周一、五見報